獨異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獨異志

李冗撰

本館據稗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獨異志卷上

唐 李冗撰

伊尹無父生於空桑中。禹妻化爲石。後剖腹而生啓。老君耳長七尺。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及生。鬢髮皓白。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劉邕好食人瘡痂。文王四乳。皐陶烏喙。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離婁察見秋毫於十里之外。衞臣弘演開己腹。納懿公之肝。周穆貴爲天子。車轍馬迹遍於天下。凡遊行一億一萬里。

海若居海島。每至八月。卽有流槎過。如是累年不失期。其人齎糧乘槎而往。及至一處。見有人飲牛於河。又見織女。問其處。飲牛之父曰。可歸問蜀嚴君平。當知之。其人歸。詣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斗牛。計時卽汝也。其人乃知隨流槎至天津。

娥皇女英從舜巡狩。行及湘川。聞舜崩於蒼梧。泣下。淚灑湘川之竹。皆成斑文。

公孫呂面長三尺。闊三寸。爲衞國賢臣。

漢趙伯翁嘗晝寢。羣孫戲其腹上。內七李於臍中。李至爛流汁出。其家謂其將死。後李核出而無患。

劉曜、字永明。鬚百莖。皆長五尺。

漢中山靖王勝。有男女一百人。其後子孫流衍。於今問之。皆劉裔。

後周獨孤信三女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漢昌邑王賀卽位二十七日。積惡凡一千四百二十七條。爲霍光所廢。

項羽每叱咤。萬人手足皆廢。

晉宣王司馬懿自顧見背。

隋有麥鐵杖。一夕行一千百里。夕發洛陽。往宋州爲盜。及明却返。宋人因見其所盜之物者。執麥告之。爲吏所却。乃承德。

淮南程幹本富人。三年間。爲水火焚蕩俱盡。妻茅氏。連八年。孿生十六子。相持行乞於市。

梁武帝貴爲天子。三捨身爲同泰寺奴。

唐郭子儀授中書令。考二十四考。月入俸錢二萬貫。官供二千人。熟食馬料五百石。

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李廣利拔佩刀刺山石。泉湧。

東漢孟業身重千觔。故帝疑其自重。乃以大秤懸棟間。業啓曰。陛下秤上秤臣。請秤之。雖肉重千觔。而智無一兩。

于寶母盧。當葬父時。潛推一婢於墓中。十餘年後母亡。與父合葬閙墓。婢伏於棺上。久而乃生。問之如平

昔之時。指使無異。

唐初僧玄奘至西域取經。入維摩詰方丈室。及歸。將書年月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牆。

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爲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於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產一男而卒。

前涼張軌時爲抱罕令。嚴根妾產同夕產一女一龍一鯊。賈弼之夜夢一人面貌極黷醜。謂弼之曰。思以易之可乎。夢中微有所諾。及覺。臨鏡大驚。一如夢中見者。左右家人見之。皆奔走。其所異者。兩手各執一筆。書之於紙。俱有理例。徐說之親戚。然後乃信。

魏建凌雲閣既成。匠人誤釘其額。文帝乃令車繩引上。韋誕題三字而下。頃刻之間。頭鬚皓白。

晉趙末年八歲。一夕異長。身長八尺。髭鬚滿頷。三日而死。

唐惠卿荊州庭中有橘樹。其末有一實甚大。獨異之。由是會賓客。摘而將食。乃剖之。有一赤蛇蟠於其中矣。

德宗朝有戴笠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韶陽有一人牧牛。一旦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樂之。即袒其體。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數日間暴卒。其家恨殺此牛。召村社同食之。凡食者數十人。一夕同卒。

羿燒仙藥。藥成。其妻姮娥竊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山海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

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俚婦。事姑不敬。姑年甚老。無雙目。旦食。婦以食裹納犬糞授姑。姑食之。覺有異氣。其子出遠還。姑問其子。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天后朝。工人安金藏保中宗不反。乃自持刀開腹明之。五臟墜地。后遣醫工復內入腹。以桑皮細針縫合。經夕復生。玄宗卽位。追封代國公。

有娥簡狄氏。吞鳥卵而生后稷。

東漢陸續。歲饑。太守施貧者食。既畢。問之。凡賜六百人。言其姓名。無一參差。

吳王闔閭死。埋劍客三千。以爲殉葬。

漢武鈎弋夫人姓趙氏。手本拳。帝納後。以手伸之。遂展。

王獻之常爲寫祭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深八分。

王戎眄日睛不眩。

廉頗食盡米一斗。肉一觔。

陶侃有相者視其手策文上。指謂曰。策文到指上爲三公。貴不可說。侃以針刺之通指。因血出灑牆爲公字。

唐大曆中。河南尹相里造刑。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餘。

神異經有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鵠所吞。居鵠腹中。三年不死。

般紂爲糟丘酒池。廣可以汎舟。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

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

蜀先主劉備自見其耳。

鄒衍吹律。能變寒谷生禾黍。

京房吹律易姓。本李氏。因吹律知名。乃改京耳。後棄市。

牛哀病三月。化而爲虎。遂食其虎。復化爲人。當其爲虎時。不知其爲人。及其爲人。又不知其爲虎。

申包胥哭於秦廷。七日七夜不食。乞兵救楚。秦感之。乃假兵救之。

後周有一人。姓陳氏。二十而娶妻。妻亦齊年。至四十。兒女又各生孫。孫復生子。子復生孫。相承百年內。其子孫盈數百人。老少悉爲場帝征遼所殺。

東漢靈帝時。有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靈帝時。洛陽女子生時。兩頭四臂。

魏文帝嘗著典論云。天下無切玉刀火浣布。俄而外國進此二物。文帝遂毀典論。

古有女木蘭者。代其父從征。身備戎裝。凡十三年。同穴之卒。不知其是女兒。

蜀人楊行廉精巧。嘗刻木爲僧。於益州市引手乞錢。錢滿五十於手。則自傾寫下瓶口。

漢有黃安。不知何許人。常坐一龜。長日光。龜每二千年一出頭。安坐來。見龜五出頭矣。

符堅三年。鳳凰集於東閣。堅欲赦國中。時無有知者。忽有一童兒。緋帕幕首。走於市曰。官家有赦。堅復驗詰。言赦書曰。有一蒼蠅立於筆端。久而飛去。化爲童子。以告市人也。

禹治水。渡游江。風濤甚。有二花蛇龍負舟而過。左右恐懼。惟禹安然無畏。

王濬伐吳。於蜀江造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樓。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唐貞元中。有乞胡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墮。足自脛而脫。善擊毬。樗蒲戲。又善劍舞。數丹丸。挾二妻。生子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燉煌實錄云。王樊卒有盜開冢。見王樊與人樗蒲。以酒賜盜。惶怖飲之。見有人牽銅馬出冢者。夜有神至城門。自言是王樊使。今有人發冢。以酒墨其唇。但至可以驗而擒之。盜既入城。城門者乃縛詰之。如神言。

唐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國。裴公破吳元濟。入其城。漢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姜氏。懷妊五月矣。爲亂卒所劫。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絕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婦一夕復蘇。傅以神藥而平。滿十月而產一男。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曰行修。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

罷歸。卒於道。

韓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時秦少游爲淮南節度。理民有寃不得伸者。往詣晉公。必據而平之。浙右進錢船渡江。爲驚濤所溺。篙工募人漉出不得。衆以錢填其數。滉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指其錢曰。此錢乾。非水中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投詞垢責。俄然二緡浮出波上。遂以取之。

玄宗打羯鼓。天寶初。春景甚煦。而卉物未拆。乃命鼓座於殿階擊之。滿樹花發。帝謂左右曰。一曲未終而花爛然。得不以我爲聖耶。

劉伶好酒。常袒露不挂絲。人見而責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褌衿。君等無事。何得入我褌衿中。其人笑而退。

唐開元五年春。司天密奏云。玄象有譌見。其災甚重。玄宗大驚。謂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八人同日寃死。今新進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內一人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壻。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十艘。進士畢集。蒙聞之。乃踰垣走赴。羣衆愾望。方登舟。移就池中。暴風忽起。畫舸半沈。聲伎持篙檝。不知紀極。三十八人無一生者。

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葫蘆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祿。葫蘆生雙蓍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不得善終。闢留束素與之。其後脫褐從韋令公於西川。官至御史大夫。爲行軍司馬。既二十年。韋病薨。使闢入奏。請益東川。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葫蘆生筮之。揲蓍成卦。謂闢曰。吾二十年前。常與一人

會卜得無妄之隨。今復得此卦。非曩昔賢乎。闢卽依阿唯諾。葫蘆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闢不甚信。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之。戮於藁街。

唐賀知章。會稽永眞人。進士擢第。太常少卿。秘書監。爲太子諸王侍讀。性落托放縱。逸思過人。年八十餘。因醉賦詩。問左右曰。紙多少。對曰。有十幅。乃書告老乞歸鄉里。皇帝及皇太子諸王皆賦送行詩。賜越中剡田以給之。

孔子行過少陵原。聞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焉。何哭之悲也。婦人曰。向者刈薪而遺簪。孔子復問曰。刈薪遺簪。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答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

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時大旱。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人王經。以祈雨澤。有二人在衆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罷後可過一院。既至。問其所來。二老人曰。某依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啓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爲天知何也。因請問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

晉尚書令卞壼死蘇峻之難。葬在上元縣。後盜發其墓。見壼鬢髮蒼白。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甲穿於手背。

安帝賜錢十萬。令改葬焉。

摯虞要注云漢武帝時有彭權爲侍中。帝問髦頭義。權答曰。秦時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髦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衞左右。

河東裴章者。其父胄。曾鎭荆州。門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爲娶李氏女。乃三十年餘。章從職太原。棄其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聘。李氏自感其薄命。常褐衣髽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經自荆州移鎭太原。曇照隨之。章因曇照敍舊。照驚噫久之。謂之曰。貧道五十年前。常謂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魂訴上帝。以罪處君。後旬日爲其下以刀劃腹於浴斛。五臟墮地。遂死。

唐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樗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長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太宗苦病痢疾。衆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曾困此疾。即具疏以乳煎蕳茇方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作。問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蕳茇有效。復令進之。一啜又平復。上問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天子也。豈不及汝邪。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立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陶弘景隱居茅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飛詔與之參訣。時人謂隱居爲山中宰相。

梁張僧繇善畫。爲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藩者。卽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嘗於江陵天皇寺畫佛、幷仲尼及十哲。帝曰。釋門之內畫此何也。對曰。異日賴之。至後周焚滅佛教。以此殿有儒聖。獨不焚之。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則飛去。衆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頃刻雷霆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若此。

晉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自坐面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年八十而終焉。

唐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殮。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旣入。哀慟尤甚。俄頃亡者遂起。與之相搏。家人子弟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抵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屍並臥。一牀長短形狀姿貌髮髯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族不能定識。遂同棺葬之。

漢武陳皇后。本其姑公主嫖女也。色衰棄後宮。乃以黃金五百勅贈司馬相如。令作賦。賦成。帝見之。再得寵幸。

侯景常有一瘤如小龜。每戰勝。龜則起。及其敗死之日。瘤入一寸。

東漢耿秉、鎭撫西邊。單于匈奴多懷其恩。聞秉卒。有勞面流血哀痛者。舉國發喪。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時。過中部縣。縣寮有譙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願縱之。雲醉。因勸

加於刑責。於是杖之二十。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邀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之曰。君省相識否。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昔。乃曰。前月中部值君遭罹橫罪。與君素無讐隙。爲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恥。乃命左右拽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丈餘。中唯貯酒糟數十斛。剝去其衣。推雲於中。饑食其糟。渴飲其汁。旦夕昏昏。幾一月。乃傳出之。使人蹙額按捩。肢體手指肩髀。皆改於舊。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以爲賤隸。弟爲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告於觀察使李銛。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姦人而覆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變改八者數代矣。

鄭覃歷官三十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終。

唐蕭瑀嘗因內讌。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尚書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唐貞觀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遭黜。瓊甚憤惋。乃齋百千詣茆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以問吉凶。靈中年九十。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煙飛去。縹眇不見。食頃後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斷。一歲瓊無疾暴卒。

唐初有僧玄奘。往西域取經。一去十七年。始去之日。於齊州靈巖寺院有松一本。立於庭。奘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歸。卽此枝東向。使吾門人弟子知之。及去。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

東向指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柰果還歸得佛經六百部至今衆謂之摩頂松

東晉大將軍趙固所乘馬暴卒將軍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門語曰余能活此馬將軍遽召見璞令三十人悉持長竿東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卽散擊俄頃擒一獸如猿持歸至馬前獸以鼻吸馬馬起躍如今以獼猴置馬廐此其義也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爍石於是使人以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既天大雨

漢霍光立宣帝帝謁太廟爲初獻帝行而光在後帝恐懼如負荆棘

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褰幃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振悚耳目

吳隱之爲廣州舊有貪泉人飲之則貪黷隱之酌而飲之兼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又居母喪過禮家貧無以候宵分常有雙鶴至夜半驚唳隱之起哭不失其時

伍員吹簫行乞食於市

庖丁善解牛投刀皆虛丁曰臣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及今十九年而刃無肯綮若初發硎游刃必有餘地也

郢人以堊漫其鼻薄如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斨成風盡去其堊而不傷鼻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間刺血卽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撲之。帝曰。若因血獲差。幸也。遂針之。血出濺黼衣。眼遂明而悉復平。天后自抱綵帛以贈醫工。

阮籍放曠。有丘家女。極有容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遂往哭之。盡哀而返。

唐太宗皇帝虬鬚。可以挂弓。

唐韓幹善畫馬。閒居之際。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幹問曰。何緣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畫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蒙君惠駿足。免爲山水跋涉之苦。亦有以酬効。明日有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

謝靈運隔刑翦其鬚。施廣州佛寺。鬚長三尺。今存焉。

博物志曰。太公爲灌壇令。文王夢一人哭於當道。問其故。乃曰。吾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吾行必以暴風雨灌壇當吾道。不敢以疾風暴雨也。夢覺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過境。

晉垣豁鎭荆州。有一叅軍五月五日採鴝鵒。剪其舌。令學人語。經年遂能言。後因大會。豁出之。令遍學座客語。有一人患鼾鼻。鴝乃遽飛入甕中。語與患者無異。舉席皆笑。

玄宗朝。宰相盧懷愼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兒女不令號哭。曰。公命未終。我得知之。語曰。公淸儉而廉潔。鑾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燕公同時爲相。張納貨山積。其人尙在。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旦。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鼓橐。爲說鑄橫財。我無一焉。

惡可匹哉言訖復絕。

唐裴晉公度寢疾永樂里。暮春之月。忽遇遊南園。令家僕僮舁至藥欄。語曰。我不見此花而死。可悲也。悵然而返。明早報牡丹一叢先發。公視之。三日乃薨。

晉孟嘉少知名。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甚遠。亮問江州刺史曰。聞有孟嘉。其人何在。守曰。在坐。君自認之。俄然指曰。彼君少異於衆。非嘉乎。曰然。亮大笑。喜得嘉。

王敦爲駙馬。如廁。左右侍者甚衆。敦乃脫衣裸體而登廁。無羞愧色。有一侍女曰。此人必能作賊。其後果爲亂也。

宋武帝未殺殷仲文之時。仲文每照鏡。常不見其首。後數月。果爲武帝所殺。

漢宣帝時。有人於疏屬山石蓋下得二人。俱被桎梏。將至長安。乃變爲石。宣帝集羣臣問之。無一知者。劉向對曰。此是黃帝時窫窳國負貳之臣。犯罪大逆。黃帝不忍誅。流之疏屬山。若有明君。當得出外。帝不信。謂其妖言。收向繫獄。其子歆自出應募。以救其父。曰。須七歲女子以乳之。即復變。帝使女子乳。於是復爲人。便能言語應對。如劉向之言。帝大悅。拜向大中大夫。歆爲宗正卿。詔曰。何以知之。歆曰。出山海經。

漢東方朔。歲星精也。自入仕漢武帝。天上歲星不見。至其死後。星乃出。

東漢王霸善撫士卒。每有人死者。脫衣殮之。

劉琨、字越石。嘗爲胡騎所圍。救兵不至。城中窘迫無計。琨乃登樓清嘯。賊聞之凄然。日中又奏胡笳。賊皆流涕懷土。至晚復吹之。賊捨圍而去。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弔曰。禍當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理國家。不可也。可移於百姓。公曰。百姓、國之本。不可也。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本。不可也。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於是熒惑退三舍。

唐貞元中。李師古暇日常讌其從事。適有日者預坐。師古遣遍視幕客。皇甫鞫、賈直言、之徒凡十輩。答曰。十日之內。俱有重禍。又指一從事王生者曰。此先忌馬厄。時有從事姓魏者。師古之妻黨。移第鑿池。積土其傍。上搆高亭。極爲弘敞。既成。即迎入舍。樂之飲酣。亭忽摧陷。以其下土弱。不勝其任。坐客皆折手足。不至於死。王生因爲角馬木長釘。橫貫其脛。立死。

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國雖貧。而無一履哉。王曰。吾悲與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返。於是國無相棄者。

隋楊素家富侈之極。家僮數千人。後庭曳羅綺之女亦數千。都會之處。邸店碾磑。不知紀極。性貪營利。心無厭足。時議鄙之。

李善、本李元家蒼頭也。建武中。元家遭疾癘。子孫盡死。唯一子續生數旬。羣奴欲殺之。分其財。善竊之。將入瑕丘山中。至七歲。出理於官。鍾離意爲令。殺羣奴。表善之忠孝。善後拜郡守。

魏太祖軍中糧乏。令主倉吏用小斗。後軍衆有言太祖歸罪主吏。謂曰。借汝死。令壓衆。謗詞遂息焉。

秦惠王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於後曰。此天牛。能糞金以遺王。王以爲然。即發五丁力士拖成道。秦使張儀隨其後開蜀。

漢于公門壞。大治之。教曰。稍高其門。可容車馬。我治獄多陰德。後世必昌。子定國果爲丞相。

殷仲堪節儉。爲荆州刺史。每食。飣落席。自拾食之。

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若撻之於市。

禹傷其父功不成。乃南逃衡山。斬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夢神人。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書者。齋焉。禹遂齋三日。乃降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

孫堅字文臺。戰而馬墮。軍吏失之。所愛駿馬入營。踣地悲鳴。人異之。逐馬往。得堅於草中。

王粲嘗謁蔡邕。倒屣迎之。滿座皆驚。曰。王孫久有異才。吾家書籍悉以贈之。

越王勾踐爲吳所敗於會稽。將以勉勵於衆。嘗施一器。懸膽於門。出入嘗之。令士卒不忘其苦。

隋賀若弼父敦。臨死之日。令弼吐其舌。以錐刺之。流血及地。戒曰。吾以舌敗。汝可戒言。及死。弼亦以言議傷煬帝。爲煬帝所殺。

宋劉裕貧賤時。嘗蓋布被。用牛尾作蠅拂子。及登極。亦不棄之。勅其女彭城公主。謹收藏以遺子孫。

梁武帝酷好佛法。然性多含恕。勅天下貢獻綾羅錦綺。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剪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引海水利魚鹽。邑人歌之。時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

爲鐺腳刺史。

楚王鑄作三劍。晉鄭求之不得。兵圍楚三年不解。楚王登城。引太阿麾之。晉軍血流。鄭卒奔走。

晉謝玄、字幼度。有才業。甚爲從父安所重。少好佩紫羅香囊。安鄙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焚之。

漢武帝自回中郡繞一山曲。見一物盤地。狀若牛。推之不去。擊之不散。問左右。無能知者。東方朔進曰。請以酒一斛澆之。帝命酒澆之。立散。復問朔曰。此必秦之故獄。積其怨氣所致。酒能消愁耳。帝撫朔曰。人之多知。有如此者。

宋明帝借張南苑三百年。勑云。期畢便申。

漢光武愛惜士卒。每欲發一兵。頭鬚悉白。

東方朔伏日。對武帝拔劍割肉。帝令自責。曰。拔劍割肉。一何勇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遺細君。一何仁也。帝曰。令卿自責。反自譽也。蒙賜酒一斛。肉一百觔。令遺細君。

秦穆公亡善馬。岐山野人共得而食之。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傷人。皆賜酒。沃之。後與晉戰。而三百人爭死以報恩。

衞玠爲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無怨怒。

漢陰丈人抱甕入井。負水灌園。有人教其爲桔槔。用力寡而利用多。丈人曰。吾寧自倦敗。不可以機爲用。有傷眞性。

秦始皇欲觀日。乃造石橋海岸。驅使鬼運。始皇曰。欲見君形可乎。海神遂出。謂始皇左右曰。我形甚醜。勿畫我形。其下有巧者。暗以腳畫地圖之。神怒。海岸遂崩。始皇脫走。僅免死。左右皆陷沒焉。

歷陽縣有一媼。常爲善。忽有少年過門求食。待之甚恭。臨去謂媼曰。時往縣。見門閫有血。卽可登山避難。自是媼日往之門。吏問其狀。媼答以少年所教。吏卽戲以雞血塗門閫。明日媼見有血。乃攜雞籠走山上。其夕縣陷爲湖。今和州歷陽湖是也。

傳奕常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能口吐火。以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卽爲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於殿西。奕於殿東。乃令胡僧作法。於是跳躍禁呪。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晉孝武欲爲晉陵公主求壻。問王珣曰。得及劉眞長王子敬便足。珣曰。謝琨不及劉眞長。不減王子敬。帝然之。未幾帝崩。後司空袁崧欲以女妻謝琨。珣曰。卿勿近禁臠。元帝初渡江。國內常乏。朝士每烹猪。以項肉一觔尤脆美。進充御食。時人以此爲禁臠。

唐大曆中。萬年尉侯彝者。好俠尚義。常匿國賊。御史推鞫理窮。終不言賊所往。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下。彝遂揭堵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卽以鑿貯烈火。置其腹上。煙火燼慘。左右皆不忍視。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卽召對。何爲隱賊。自貽其苦。若是。彝答曰。賊實臣藏之。已然諾。其人終死不可得。遂以賊故。貶爲瑞州高安尉。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爲猿鶴。君子爲鶴。小人爲猿。

陳勝以丹帛書陳勝王字置魚腹中令賣。有市得者烹食之。見而怪之。遂立勝爲王。

劉備嘗乘愛馬號的盧。居樊城。劉表欲因會殺之。備走陷檀溪。乃語的盧曰。今日之意。得不努力乎。馬一躍三丈。遂脫難。

任公子爲釣。用十五犗蹲於會稽。期年無所得。一旦獲大魚。自荆江東。皆厭腥臊。

獨異志卷中

吳公子光饗王僚。令專諸侍。置劍於蒸魚腹中。因進魚抽劍。刺殺王僚。

晉羊祜、字叔子。爲荆州守。有恩及閭里。及死。閭境並不言祜字。其有同音。亦改諱之。襄陽百姓於峴山立墮淚碑。

王允欲殺蔡邕。馬日磾曰。邕逸才多藝。詳漢傳事。何可害之。允曰。漢武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今豈可使佞臣執筆。我輩等蒙其訕議耶。遂殺之。

魏陳壽撰三國志。丁厲俱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與我千斛米。當爲尊公立佳傳。其子不與之。遂不作傳。

晉王濛、劉惔、並爲中書侍郎。及宋輔政。俱加侍中。時人故號爲入室之賓也。

漢趙堯爲周昌侍御史。人謂之曰。趙堯、乃奇士也。必代君爲大夫。昌曰。堯刀筆吏。何至此也。後昌爲趙王相。高帝持大夫印視堯曰。無以易堯。乃授堯。

晉帝問王夷甫曰。壽陽以東。常澇。壽陽以西。常旱。何也。夷甫曰。壽陽以東。吳人亡國哀音。鼎足強邦。一朝失職。嘆憤爲陰。陰積成水。故常澇。壽陽以西。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盡入志盈心滿。常歡娛。故旱。

因暢爲河南尹。時久旱。禱祠無應。乃收葬傍城客死骸骨百餘具。遽降大雨。年穀豐稔。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唯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鵲後因獵獻於文帝

武陵記曰後漢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爲繡囊

崔豹古今注齊王后怨死屍化爲蟬遂登庭樹嗌咽而鳴後王悔恨聞蟬卽悲嘆

陳宣帝時揚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五百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五十人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百可領之緡皆濡濕父母雖受錢不知其由泰歸問焉乃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爲寺里人號法嚴寺

晉王導子悅年二十有名爲中書郎導嘗夢人以百萬買悅於夢中領之導寤不樂亟爲祈禱未幾修牆掘得錢百萬導意惡之一皆不用及悅病導復夢一被甲持刀自稱蔣山侯索食食畢作色謂導曰公兒已賣與他言訖覺翌日悅卒

漢景帝好遊獵有獵人見虎無便得之乃爲珍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之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悉化爲虎而去

後漢馬略年十七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續命而已鄉里謂之潛龍三十謁桓帝曰我賢人也遂拜關內侯光州刺史略棄官入海惡蟲猛獸悉避路

呂氏春秋曰。齊有二烈士別於路。相與沽酒共飲。其人欲市肉。一人曰。子亦肉也。我亦肉也。無須往市。因以刀各割身肉。遞相食啖。須臾酒與肉皆盡而俱死。

梁武帝大清三年。侯景反。圍臺城。遠近不通。簡文與太子大器爲計。縛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謂景曰。此必厭勝術。不然。卽事達人。令左右射之。及墮。皆化爲禽鳥飛去。不知所在。

京房列傳曰。房臨刑之時。謂人曰。吾死之後。客星入天井。舉朝皆哀之。

王充論衡云。漢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桐木刻爲囚象。鑿地爲坎。致木人拷訊之。若正罪。則木人不動。如冤枉。則木人搖其頭。精感立政。動神如此。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時。波弋國人貢茶蘼之香。若焚著衣。而彌月不絕。過地則土石皆香。經朽木與腐草。則皆榮秀。用薰枯骨。則肌肉再生。

後漢明帝楊后。花面美色。有顛狂病。發則殺人。唯內傅孟召爲文。后每讀之。顛狂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

玉箱記曰。前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間。見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答。乃拔劍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

齊王奐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孿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

梁武太清元年。岳陽郡民王保幸種田六頃。悉生嘉禾。

周厲王時北斗與三台並流不知其所厲王沒後兩主星復見

搜神記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先有大査當江損行舟若祠祭者査浮可見不祭者輒沈暗覆行舟祚造大斧數十明旦往伐之其夕洶洶然波浪振驚査浮遂移去不爲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誦祚之德也

于寶搜神記曰零陵太守史滿有女悅書吏乃密使侍婢取吏食餘殘水飲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歲太守使抱出門兒匍匐入吏懷吏推之仆地化爲水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妻吏

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皆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愼勿開墓中絕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龍子長三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

武帝受禪世墓中絕元帝渡江都建鄴

三峽錄云宋順帝昇明二年峽人微生亮於溪中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之見一美女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稱唐高之女偶化魚遊爲君所得亮曰既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後三年爲亮妻女曰數以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有思即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不知所終

成應元事統云車胤好學常聚螢光讀書時值風雨胤嘆曰天不遣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窻比常螢數倍讀書訖即去如風雨即至

漢黃霸爲封溪令部人陳廉攜酒幷猩猩以獻霸問是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幷僕耳霸以其物

有靈。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梁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歸其家。家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越絕書曰。越王句踐既爲吳辱。嘗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蛙怒。句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可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助平吳。

搜神記曰。馮稜妻死。稜哭之慟。乃嘆曰。奈何不生一子而死。俄而妻復蘇。後孕十月。產訖而死。

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風雨需電。路傍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禮。而天下妄命。帝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乃歸。崩於沙丘。

漢高祖每戰。親當矢石。前後被七十二箭。或言滅七十二黑子。

柳積字德封。勤苦爲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開窻。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爲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七十千。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東宮舍人。

後漢劉聖公初得璽綬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繩繞聖公。明日爲劉盆子將謝祿縊殺之。亦繞星之象。

曹操無道。置發丘中郎。謀金校尉數十員。天下人冢墓無問新舊。發掘時骸骨橫暴草野。人皆悲傷。其兒酷殘忍如此。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嘗居南山野中。喜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侮之。多伐樹踐園。

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爲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俛首。歷數年。牧辛。虎乃去。

蚩尤是古之帝者。兄弟八十一人。皆銅頭鐵額。食沙噉石。然卒爲黃帝所滅也。

搜神記曰。宋康王以韓朋妻美而奪之。使朋築青凌臺。然後殺之。其妻請臨喪。遂投身而死。王令分埋臺左右。期年各生一梓樹。及大。樹枝條相交。有二鳥哀鳴其上。因號之曰相思樹。

黃帝斬蚩尤冢在高平壽長縣。高七丈。時人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如疋絳。時人謂之蚩尤旗。

西京雜記。弘成子少時好學。嘗有人過門。受一文石。大如燕卵。吞之。遂明悟而更聰敏。爲天下通儒。又五鹿充宗受學成子。成子一日病。乃吐此石。充宗受而吞之。又爲名儒。

晉陶侃微時。丁父艱。將葬。忽失牛。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有一牛眠河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改葬地。

漢太尉楊震以忠貞見黜。及還洛歎曰。吾居上司。疾姦臣樊豐之狡不能誅。知帑藏空虛而不能富。因飲鴆而卒。門人寃之。天子嘉之。改葬日有大鳥翼一丈三尺。集於柩前。低頭垂淚。葬畢乃飛去。時人以爲忠貞所感。

會稽記。上虞蘭室山。葛玄所隱之處。有隱几化爲鹿。鹿鳴即縣令有罪。

司馬郊字子都。隱居華山。向五十年。禽獸日遊目前。有如家馴。每灌園。不食菜心。以其傷生意。及四時山

果熟果大大烏喙果小小鳥喙俱送郊齋中不知紀極嘆曰禽鳥送我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顆異日如戒比三十年及郊卒百禽聚於庭悲鳴累日而去

魏陳思王曹植與文帝不叶文帝卽位嘗欲害之又以思王太后之愛不敢肆心因召植遊華林園飲酒酣醉之密遣左右縊殺使者以弓弦三縊不死而弦皆頓絕植卽驚覺左右走白帝帝自是後不敢害植

華陽國志夜郎者有一女子浣服水濱忽見三節大竹筒至女前聞竹中兒啼剖而視之得一男收養及長甚有武才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

淄川有女曰顏文姜事姑孝謹樵薪之外復汲山泉以供姑飲一旦緝籠之下忽湧一泉清泠可愛時人謂之顏娘泉至今利物

漢楊僕爲樓船將軍自以功高耻爲關外人請以家財移關於新安有詔從之

列子曰韓娥過齊雍門鬻歌假食旣畢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復作長歌於是雍門之人欣躍抃舞不止乃厚賂遣之

項籍開始皇墓探取珠寶其餘不盡取者有金鴈飛出墓外爲羅者所獲

漢武帝元封中浮圻國貢蘭金之泥其金生於湯泉盛夏之日波浪常沸飛鳥不敢過居人不敢渡國人於水邊見有此泥取爲器物色若紫磨金其滑者如泥貢於漢帝取之常封函匣以辟邪魅衞青張騫

皆蒙此泥封璽綬。帝既崩、紫泥遂絕。

石虎於太武殿前造樓。高四十丈。以珠爲簾。五色玉爲珮。每風至、卽鏘觸。似音樂在空。過者皆仰視愛之。又屑諸異香如粉。撒樓上。風吹四散。謂之芳塵。

呂氏春秋曰。有人臭者。父母兄弟妻子道路皆惡之。此人無所容足。乃之海上。海上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不能拋捨。

晉文公時。有蛇當道而橫。文公以爲不祥。反政修德。令吏守蛇。守吏夜夢有人殺蛇。曰。何以當聖人道。覺而見蛇已壞矣。

莊子云。齊桓公出游於澤。澤畔見一物。其大如轂。其長如猿。紫衣而朱冠。見人則捧其首。公謂管仲曰。此其惟乎。仲曰。此委蛇也。見者必霸。公後果霸其國。爲五霸之首。

魏公子無忌晐事。忽有一鵪逐鳩。鳩入公子案下。鵪遂去。令捕鵪。取數百列於庭下。問之。逐鳩者當伏趨。有鵪伏罪於地。乃殺之而放其羣鵪。

後漢盧景初生。項有一叢白毛。數之得四十九莖。後四十九年卒。

後漢裴安祖常息大樹下。有鷙鳥逐一雄雉。雉急投安祖。忽觸樹而死。安祖哀之。置於蔭地。俄頃復生。乃飛去。因寢。見一人衣冠甚偉。拜謝安祖曰。荷君保全。故此仲謝。安祖年八十而卒。

後漢鄭宏爲臨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夾車而行。宏異之。主簿黃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爲相。後位至

太尉。

宋長沙王道怜、字義慶。在廣陵臥病。食粥之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食其粥。義慶擲器於階。虹遂作風雨聲。響撼庭戶。良久不見。

列女傳。陶答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益富。其妻抱子而泣。姑問泣何也。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不下食。欲以澤其身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遠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禍將至矣。期年而答子見誅。

僞蜀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爲大斑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遂殺之。後有鄭美人。勢亦寵愛。化爲雌虎。一夕食勢姬三人。未幾。勢爲桓溫所殺。

吳道子善書神。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詣道子於東都天宮寺圖神鬼數壁。以資冥助。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衰服。若常時粧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空而下。觀者數千人。無不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俄頃之際。魔魅化出。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是。

晉王愷有牛。號八百里。常瑩其蹏角。王武子戲與射賭。以金敵之。偶中的。謂左右曰。可生採其心。作炙至。食一臠而止。

蜀將姜維既死。剖其腹。視其膽如斗大。

左思搆三都賦。門庭墻溷。皆置紙筆。十年乃就。

漢張倉年老而無齒。飲人乳。過百餘歲終。常感王陵母。卒後奉陵妻。朝夕侍諾。如事其母。

唐德宗朝有陽城者。華陰人也。其弟域。兄弟雍睦。坐臥相隨。皆不娶妻。朝廷以諫議大夫徵起。性嗜酒。常枕以江石。每用質於酒家。有得三斛斛者。料錢入室。即復贖之。

唐文宗朝。宰相路隨志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貌或似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沒蕃。終身不背西坐。其寢西首。晉桓玄貪穢。金玉不離其手。

吳隱之兄悔之。葬母設祭。每祭慟絕。至第七祭。嘔血而死。

要離羸瘦極。每出遇順風即行。逆風即倒。

漢成帝趙飛燕身輕。能爲掌上舞。

唐高開道箭在腦中。使醫鑿骨取出鏃。與客飲酒。談笑如常。

唐天后朝。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愼。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弟授代州刺史。臨行戒曰。吾甚愛汝。愼勿與人相競。弟答曰。人唾面。亦拭之而去。兄曰。只此不可。凡唾汝面者。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其於保身遠害。皆如此類也。

蒼梧王酷暴好殺。嘗自持刀槊。行見人。即擊刺死之。若一日不殺人。即慘而不樂。

何宴常服婦人之衣。

晉陸雲字士龍。家在吳。久不得家信。有犬黃耳。雲摩其背。謂曰。與吾達一書至家。得否。其犬即搖尾。因以

竹筒盛書置之犬項。句日達家。得報而還。

陳正爲太官。逋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臣有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焰不能焦髮。臣罪一也。匣出佩刀。日砥礪。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乃罪黃門而釋正。

漢武帝自甘泉至渭橋。有女浴於渭水者。乳長七尺。上恠問之。答曰。後第七車當知。我時侍中張寬在第七車。使問之。寬曰。祭天星齋不嚴。卽此女見。

梁沈約家書藏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唐富人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未窮。時人謂錢爲王者。以有元寶字也。

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上。問左右。曰不見。急召元寶。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於狀。左右貴人啓曰。何臣等不見。元寶獨見之也。帝曰。我聞至富敵至貴。朕天下之主。而元寶天下之富。故耳。

玄宗幸蜀之時。至東泰山。內臣高力士攏馬請下。東北陳四拜。奏曰。陛下出幸。忽遽不得親辭九廟。此山最高。可望秦中。玄宗悲感慟極。左右不勝哀咽。

陸賈得南越王趙佗所贈橐中裝萬金。歸分五男。各令散居。而賈攜侍兒竟樂遊於五子之家。每止十日。極其滋味。承奉其寶劍珠玉隨身皆賜之。雖非訓導。亦爲達見。

魏鮑子都暮行於野。見書生卒然心痛。下馬爲摩其心。有頃書生卒。子都視其囊中。有素書一帙。金十餅。乃竊二餅葬書生。其餘枕之項下。置素書腹上而退。其後數十年。子都行。有一駿馬逐之。既而有認馬者。謂子都爲盜。因問兒所在。子都具言。於是相隨往。開墓取其兒歸葬。金八餅在項下。素書在腹上。舉家詣官稱子都之德。由是子都聲名大振。

魏毛玠、字孝先。爲尚書。人無敢以好衣食見者。武帝嘆曰。吾不及毛尚書能移風俗。

竇嬰征七國時。得賜千金。置之廡下。任人所取。不入私室。

宋昭王出亡。謂其御者曰。吾知所以亡者。御者曰。何以知之。昭王曰。吾被服而立。左右皆曰。君麗者也。發言舉事。左右皆曰。君聖者也。吾內外不見其過。安得不亡乎。於是改行易操。後三年。美行於宋。宋人迎之復位。謚曰昭。

晉王戎、字濬仲。性鄙吝。家有綠李子。熟時惠人。必鑽破其核。恐他種植之。

王登出爲荊州刺史。送者盈路。見路傍樹有一鵲巢。乃自解衣上樹。探弄鵲雛。傍若無人。

王右軍永和九年曲水會。用鼠鬚筆、蠶繭紙、爲蘭亭記敍。平生之札。最爲得意。其後雖書數百本。無一得及者。太宗令御史蕭翼密購得之。爵賞之外。別費億萬。太宗臨崩。謂高宗曰。以蘭亭殉吾孝也。遂隨梓宮入陵。

漢張騫奉使大月氏。往返一億三萬里。得蒲萄林安石榴。植之於中國。

漢和億爲幾个。常有一虎害人。億令設檻。得二虎。億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億殺之。其一虎放去。自是猛獸皆出境。吏人以爲神君。

後漢鄭玄居山東。有疑莫知所問。遂往入關詣馬融。三年不得見。一日融大會。遂見之。登樓問其疑。數十段皆決。語畢。遂歸。融謂門人曰。玄既歸。吾道東矣。

宋索琳報兄之讐。手殺四十人。

魯公儀休爲相。歸見其妻織。乃焚機而出。謂其妻曰。吾爲相食祿。今爾奪百姓之利。使民安歸哉。

韓康伯隱藥肆。賣價無二。有二女子買藥。不識康伯。乃酬酢之。康伯不移。女子曰。君何若康伯無二價也。康伯乃逃去。不知所在。

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左右。一旦有氣自天而下。大如雞子。入其口。十月孕一男。名曰東明。善射。王恐爲國害。欲殺之。東明走。變弓射水。魚鱉浮出而爲梁。以渡東明。

魏武帝嘗居銅雀臺。及終。令妓樂登臺。望西陵而歌舞。

鄭子華之弟子臧。好聚鷸毛爲冠。鄭伯聞而惡甚。使盜誘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以其非法服也。

晉大醫司馬程據上武帝雉頭裘。詔曰。此裘非常服。損費功用。遂命火於殿前焚之。

陶潛在家。每酒熟。卽以頭上葛巾漉酒。畢復裹之。

晉羊琇字雅舒。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甕。須臾易之。有頃便可熟。

漢文帝儉約。常集諫書囊而爲帳。所幸姬愼夫人。衣不曳地。

晉庾袞、字叔褒。父在常戒袞以酒。及父歿。日飲不止。因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壘塼於墓前。自杖三十。

晉明帝十餘歲。未爲太子。元帝坐之膝上。問曰。日與長安孰近。答曰。日近。復問之。何言日近。答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異之。明日對羣臣復問之。答曰。日遠長安近。元帝甚驚。問曰。何以與昨日之對有異。復答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愈奇之。立爲太子。

管輅年七八歲時。與鄰里小兒戲畫地爲日月星辰之狀。言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雞野鵠。尚知天時。況人乎哉。

舜父瞽瞍納後妻讒言。嘗笞舜。舜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能保身於孝道。

黃霸爲潁川太守。召吏方食於野亭。鳥攫食。霸見吏曰。汝爲鳥攫食。耶吏驚。以爲霸盡知其行止。後不敢爲非。

秦敗。豪傑之士爭取金玉。唯任氏子獨爲倉窖貯粟。後穀食萬錢。於是金玉寶貨。盡歸任氏。

何郃、字敬祖。日供口食。計二萬錢。而兼四方珍味。雖三日帝廚之膳。不及之也。

呂氏春秋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笑其用重求所輕也。

唐初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東封。過其家。問之何以致然。公藝執筆。唯書百餘忍字。餘無他言。遂旌表其

門。

漢高祖既入關。諸將爭珠玉寶貨。唯蕭何獨收秦格式律令。卒爲漢名相。功居第一。

阮循字宣子。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

隋劉君良累代義居。兄弟四人同氣。大業末。天下饑饉。其妻欲勸分居。乃竊取庭樹中鳥雛。置諸窠中。令羣鳥鬬競。舉家怪之。其妻曰。今天下大亂。戰爭之秋。禽鳥尚不相容。況人乎。君良知其計。中夜遂攪妻髮大呼曰。此乃破家賊。召諸兄弟。哭以告之。而棄其妻。居雖三院而共一廚。

唐中宗爲天后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因拋一石於空中。心祝之曰。我爲帝。卽此石不落。遂爲樹枝閣之。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水拾薪。得一古鏡。進之。中宗照面。其影中有人語曰。卽作天子。卽作天子。未浹旬。踐居帝位。

荀奉倩與妻情厚。冬月婦病熱。奉倩出露坐。候體冷。卽入熨之。甚爲世所譏。

玄宗幸蜀。至利州吉伯渡。有一白魚來御舟而過。

河間王孝恭才智識略。時出於衆。初受詔征蒲公祐。上有一器。倏然變成血。滿坐驚畏。左右不測。孝恭自省。無負神祇。此變應是公祐。時人服其先見。

太公封於齊。於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寢甚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卽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關。遂止。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言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者左右有聖人乎今東都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何以知之牙曰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仲曰何謂三色曰歡欣衆悅鐘鼓之色愁倅哀憂衰絰之色猛厲忠實兵革之色仲曰何以知其莒也曰君東面南面指之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孝友忠鯁舉世莫比門表闕者六所古今無之

公儀休相魯國入園見妻蒔葵因拔去謂妻曰身爲國相與民爭利非理也乃逐其妻

晉文公出伐衞公子仰而笑公問何笑公子曰臣笑臣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逢桑婦而悅與之言然顧眄其妻亦有招之者矣是以竊笑之公悟其言乃止引兵而還未到有伐其北鄙者

昔有人海上日與鷗鳥狎引數百相從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遊可與俱來吾玩之明日其人往羣鷗翔而不下蓋以機萌於心而物懼也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裕裕斬之於建康市凡百里之內草皆焦而死

符堅委政於王猛小大無疑猛卒其子皮謀反堅讓曰丞相臨終以十具中爲由不聞與子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驗也赦而不誅

唐甘露中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着鞋到直省所飾席及籍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歸經號慟無時國朝奪情惟通得理

漢宣帝足下有毛。所居常有光耀。

晉顏含有孝行。兄幾服藥過多。死於家。含遂開棺復生。母妻家人盡勤倦。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曾無勞怠。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召門尉陳饒等二十三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乎。饒等皆伏而不對。燕曰。悲乎哉。士大夫易得而難用。陳饒對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卽有不平之心。是先諸己而責諸人。其云何。饒曰。三斗之粟。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食。園果梨栗。後宮婦女。以相擲擲。而士不得一嘗。綾紈綺穀。麗靡於常服。而士大夫不得以爲緣。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捐其所輕。而使士致其所重。譬若鉛刀蓄之。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慙而避席曰。燕過矣。

獨異志卷下

趙簡子死而未葬而中牟叛。五日襄子舉兵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令退。軍吏諫曰。君誅有罪而城自壞者。天助也。曷爲退。襄子曰。吾聞於叔向曰。君子不承人之危。不扼人之險。使其理城後攻之。中牟聞之。請降。

太康畋於洛之表。十日不返。其弟五人。輦其母以從。終失國。

漢王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呂后問計於張良。良曰。南山有四皓。隱而不仕於秦。太子卑辭延之。若四老人到。挾太子。一助也。於是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皆隨太子入謁。高帝曰。吾得天下　不到。今從吾兒遊何也。四老曰。陛下侮慢臣等。耻來。今太子賢明。臣故佐之。於是太子乃定。高祖謂戚夫人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

李嘉祐爲相州刺史。至都詢故事。皆云前後太守多不生出郡城。苟不流死則貶。嘉祐按其圖籍。自北周尉遲迥死王事始也。乃爲迥立廟。四時享之。後三年。入拜大金吾。到吳。競加以冕服。而其後皆榮遷去。

漢耿壽昌置常平倉。賤時糴粟。貴時減價賣恤民。以成爲國之體也。

唐崔羣爲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勸其樹莊田。以爲子孫之計。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天下。夫人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榜三

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春闈之試。如君以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羣慙而退。累日不食。

唐魏元忠神氣剛直。初爲洛陽令。有罪戮於都市。已坐訖。天后以元忠有平徐敬業之功。特敕免之。承制者走而傳呼釋元忠。傳呼先至。執捉者扶令起。元忠曰。敕未至。豈可求生。有頃方至。觀者咸服其安閒神異也。

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攜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漢惠帝時。叔孫通諷上曰。古者春有獻。今櫻桃熟。願陛下取之。獻果皆自此始。

北齊高洋兒慕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支解之。抱其股爲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唐滄景節度李同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於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者。披短褐。坐於城上戰棚罵智興。軍吏恥之。智興蒙衣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拋石擊去其首。智興喜曰。若中。賞汝千萬金。乃與拋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叫。城上飛動。

漢臧宮威名聞於匈奴。匈奴欲識。使人求見宮。宮啓帝曰。域外重人。形狀魁梧。臣貌醜陋。不如選壯偉者示之。帝以大鴻臚卿魏應代之。

東漢宦者張讓趙忠持國權。引用屠沽人登清貴。靈帝語左右曰。張帝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故卒以

滅漢者趙張是也。

張安世每舉進賢達不令其知。或有詣門謝者。安世亦不見。終身恨曰。安有拜官公庭。謝恩私門乎。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樓臨大道。日夕歌宴擊博於上。博者勝。揜口而笑。適有三客過樓下。飛鳶啣腐鼠墮。客舉面值其笑。二客相與謀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爲辱我。乃聚衆滅其家。諺曰。驕奢之災。禍非一致。

漢邴原曼容養志樂。外權勢。仕至六百石。卽免歸。畏權而禍至也。

張衡死。蔡邕生。時人以邕爲張衡後身。

唐初有闕稜者。善用長刀。刀長丈餘。每下刀斃數人。莫有鬬者。

薄昭。漢文帝舅。以其殺漢使。文帝不忍行法。乃令朝臣衣喪服哭之。昭遂自盡。或云。昭侍飲。酌酒不滿一卮。斜之。昭既飲。使人持刀殺斜者。帝聞之怒。故有此。

北方有匈奴形質皆人。而足如馬蹄。謂之馬蹄突厥。

寶滔久戍。其妻蘇氏能詞。織錦爲迴文詩。敍離間阻隔之意以寄之。其理縱橫皆旨義。

賈逵年五歲。姊抱聽隣家讀書。及長。俱能通經籍。姊問曰。吾未嘗教汝。何得致然。答曰。姊抱聽讀書。皆省之。及成人。更博羣書。天下聞名。載粟帛受業。而家大富。時人以爲賈逵舌耕。

鍾繇年七十而納正室。

衞青本平陽公主家參乘。駙馬曹壽卒。勑令擇國中貴居第一者尙之。靑最貴。主問之曰。是常爲我參乘。如之何使者答曰。當世無如將軍者。遂尙平陽公主。

漢武帝乳母恃恩。家人縱橫。帝怒乳母。流於邊。入辭帝。郭舍人謂曰。母今出時。但屢顧。我當救母不行。母如其言。乃顧舍人。舍人罵曰。嫗回顧何爲。帝壯矣。豈假汝乳耶。帝於是悅。遂不流乳母。

秦優旃侍始皇立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得輒動。時天雨甚。武士被盾立於廷。優旃欲救之。戲曰。被盾郎。汝雖長。立雨中。我雖短。立殿上。始皇聞之。乃命徙立廡下。

漢高祖微時。常與客過其丘嫂食。客益羹。嫂厭叔。佯爲羹盡。憂其釜。高祖怨其嫂。及爲帝。封其子爲臺羹侯。或問帝。帝曰。其母不長者。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語曰。有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執刀。仰問景公曰。自古聖主明王支解人。從何而始。景公遽捨之。曰。罪在寡人。

梁元帝眇一目。寵徐姬。姬性妬。後怨帝。每召至。卽粧半面見之。意者以帝一目。非爲全面也。帝視殺之。

尸鄉有祝雞翁。善養鬥雞。皆有名呼之。販賣雞卵。獲億萬。一旦逃入山。不知所之。

李懷光既叛於蒲。朝廷以法誅之。有子七人。其長曰銛。謂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曾不自裁。於是執劍俱斬弟首。堆積疊之。立劍於中。以心淬劍。乃洞於胸。聞者傷之。

鄭之管城有居人鄭虔章者。落魂盃酒間。年五十餘。無聞焉。日醉歸。寢賓署中。夕引手取酒器。遂爲鬼拽

臂入坑。遂巡至膊。其人荒叫。親戚舉燭俱至。相與牽爭而不能制。漸入至胸臆。頭遂入地。俄然全身陷沒。若墮水者。乃合衆村鍬钁掘之。深丈餘。得一枯骨。可長八九寸。又復旁搜無所見。因出而葬之。

王鍔爲辛京杲下偏裨。杲時帥長沙。甚易之。一旦擊毬馳逐。既酣。鍔仰天呵氣。高數丈。若白練上衙。杲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弟配之。鍔終爲將相。

西極有獻續絃膠者。帝不信。卽斷而接之。使人挽拽。及他處斷而接者如故。

魏國有女子極美麗。踰時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瘡腫。膿水不絕。遇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犬走三十里。歸而截犬右足挂之。俄頃一赤蛇從瘡而出。入犬足中。其疾遂愈。

玄宗朝有張果老先生者。不知歲數。出於邢州。帝迎於內禮敬甚。問無不知者。一旦有道士葉靜能。亦多知解。玄宗問果老何人。靜能答曰。臣卽知之。然臣言訖卽死。臣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卽能活。帝許之。靜能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血流。偃仆於地。玄宗遽往。果老徐曰。此小兒多口過。不誡之。敗天地間事耳。帝哀懇久之。果老以水噀其面。復生。其後果老辭歸邢州。所隱之處。俄然不知所往。

後漢劉焉、字君卿。靈帝時爲太常。見王室多故。意求之交阯。欲避難。侍中董扶謂焉曰。常見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益州。遂拜之。既而至蜀。思扶之言。咸造乘輿旌旗。一如王者之制。忽一旦天火下燒。所造作物蕩盡焉。疽背而死。

始皇時長安縣忽有大水漲而欲沒縣主簿全幹入白明府謂幹曰今日卿何作魚面幹曰明府亦作魚頭言訖遂陷爲湖

唐宰相王涯奢豪貴極庭穿大井合木爲櫃嚴其鎖鑰天下寶玉珍珠瓊璧投置水中汲水供涯所飲未幾犯法爲天兵梟戮而赤族其肉色並如金

神異記注曰西南大荒中有獸形如兎人面而能言心常欺人言東卽西言南卽北其名曰詭

吳孫權獵於武昌有神女見曰今日當獵異獸忽然不見俄頃獵得一豹女復見曰可堅其尾於我處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設自孫權始焉

三十國春秋僞前梁張重華在梁州欲誅西河張祚祚廐馬數十匹同時皆無尾末幾祚遇禍

唐賈直言德宗朝父洩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杯而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遂流其父於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

直言妻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氏曰生死莫期不復相見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取筆令直言封之啓曰非君不解畢死不開其後二十二年再會舊題宛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

太宗朝罷歸面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曰大家嗔怒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入院衣褕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聞主聖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妾敢慶賀帝大悅益重魏徵

曹操密語左右一人曰。汝明日可挾一刃入吾室中。吾令人執汝。汝勿言。吾有重報於汝。其人不悟。遂緘默至於死。操用此以惑衆。能察人眉睫之用也。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楚越。

唐張文成七登科選。員半千云。張子之文。如青錢萬揀萬中。時人以文成爲青錢學士。

唐狄仁傑爲大理寺丞。申中上考。考功駁下。問有何勞績。寺復執申曰。歲凡斷獄一萬二千。考功特昇上下考。

齊高洋殘酷。其弟南陽王淳獻計。令取蠆蝎置斛中。倮斷一人。爲蝎所螫。哀號宛轉。不勝其苦。洋笑。飛書謂其弟曰。有此樂事。何不早言之。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閤看。肅宗諫曰。歷古今無臣下與君王同坐閤戲者。上曰。渠有異相。故禳之。又嘗與之夜讌。祿山醉化爲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龍首猪身。無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國。

河上公嘗居河上。不知姓字。無營欲。不履城郭。文帝召之不至。乃就見之。自云窮老子一經。甚侮侵於世。與帝語之。帝曰。吾君也。公卿也。豈無敬君之禮乎。公遂躍起空中曰。吾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帝肅尊於我何加。帝謝之。乃下。共論老子經之義。帝不能屈。

陸雲有笑癖。嘗謁司空張華。華多鬚。以袋盛之。雲見華不及拜而笑倒。又嘗自服縗絰上船。見水中影。笑

而墮水幾至於死。

太宗以魏徵爲人鏡。謂左右曰。以古爲鏡見成敗。以銅爲鏡知美醜。以人爲鏡知善惡。吾用此三鏡以辨興衰。今魏徵死。吾失一鏡。

李衡江陵種橘千樹。歲收其利。謂其子曰。吾有木奴千頭。可爲汝業。當終身衣食也。

祭肜爲遼東太守三十年。帝嘉其功。賜錢百萬。

周亞夫平七國歸。不得任用。怏怏不樂。帝覺之。因讌與肉。大胾不設筯。亞夫有怨色。帝付廷尉。饑食藁席。九十日至餓死。先時人相其有縱理入口。當餓死。果然。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止。歸言於母曰。貧賤誰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又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遂成大名。

隋文帝在位時。已無道。天下船長三丈。謂其既大。必能藏匿奸黨。並令沒入官。

昔有人出行。逢一兎走。頭擊樹而死。其人得之。後日日忘家失業。專坐此樹下守兎。有過者見之。問汝何守株也如是。

後漢竇武生時。其母幷生一蛇。乃送山中。及武母死。有大蛇至母棺柩側。蜿蜒磕頭。血流而去。

郅都爲濟南太守。誅豪族三百餘家。不顧妻子。

後漢韋逞母宗氏。博究經典。置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紗窗授業。

荀蔡有女名灌蔡。爲襄陽太守。爲杜魯所圍。蔡欲求救於平南將軍石覽。灌年十三。率勇士千餘人。踰城突圍。且戰且前。詣覽乞救。覽假兵救蔡。賊遂走散。

契苾何力。西蕃酋種太守。授右驍衞將軍。早立功勳。太宗征遼。至白雀城。爲賊所圍。腰中賊箭瘡極重。帝因傳令。及拔賊城。得行箭者高突鶻鐫。太宗捉付何力。令自殺。曰。犬馬猶爲其主。況於人乎。彼爲其主用。亦而刺臣者。是勇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讎。遂捨之。

郄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死日爲其作誄者四千餘人。

魯肅以義氣周急爲意。周瑜爲巢長。居母喪。過肅求糧。時肅有米兩囷。各三千斛。指一囷與瑜。瑜奇之。遂定交。卒霸吳。

晉王卓妻鍾氏。名琰。有藻鑒。生女子淑。求夫。有兵家之子甚俊。欲妻之。令與羣吏處。琰自帷中竊視之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遂止。其人數月卒。

伊尹負鼎以干湯。湯令調味甚甘。得進見。湯問之。答曰。使臣調國亦如是。遂以爲相。果成王道。

玄宗幸蜀。裴士淹從駕馬上。以商較當時卿相。士淹曰。姚元之如何。上曰。才而健者也。宋璟如何。上曰。賢而泥者也。論及數十人。皆當其目。末問李林甫如何。上曰。妬賢嫉能。古今無比。士淹曰。若陛下知之。何委用如此之深也。上俛首而無言。

晉杜預拜荆州。賀客皆集。羊琇與裴楷後至。客坐連牀。琇怒曰。杜預以連榻待客。拂衣而出。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極每食一杯羹費錢約三萬雜寶貝珠玉雄黃朱砂煎汁爲之至三煎卽棄其滓於溝中

漢昭帝納上官桀孫女其父名安策立爲后方年六歲

唐蕭頴士開元中年十九歲擢進士第儒釋道三教無不該博然性褊躁忿戾無比常使一傭僕曰杜亮每一決責便至瘡痍養平復爲其指使如故人有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適善主而自苦若是答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慕其博奧以此戀戀不能而卒至於死也

吳諸葛恪妻晨起對粧臺一婢侍後忽躍身觸棟張目大叫曰室家被害有頃家人歸曰恪爲孫峻所殺

陳仲弓異聞記曰張廣定者遭亂避地有一女子四歲不能走又不忍棄之乃懸籠於古塚中意謂他日得骸骨及三年歸引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曰食盡則餒見其旁有物引頸呼吸則效之故能活廣定入視之乃一龜也陳寔之言固當不妄

玄宗偶與寧王博召太眞妃立觀俄而風冒妃帔覆樂人賀懷智巾幘香氣馥郁不滅後幸蜀歸懷智以其巾進於上上執之濟然而泣曰此吾在位時西國有獻香三丸賜太眞謂之瑞龍腦

晉荀爽女適陰瑜周歲瑜卒爽以女才高氣逸愍其少寡欲奪志再嫁郭奕遣所親人問之女私撫刀至爽奪之其後廣集親族設大宴方合令奕突出見之女令四角備燭與奕相見奕但危坐卽令備浴女遣二侍者出家以取他物乃刺臂血書扇曰以屍還陰氏自縊而死

昔者愚公居山之陰而出入有阻。乃勗勵子孫移之。山神見曰。山極崇高。汝何可移。公曰。吾生有子。子復有孫。子子孫孫。誓而移之。何爲不可。於是神命夸娥氏爲之移之。

秦於驪山之下坑儒士二百四十人。焚詩書。皆用李斯之計。欲愚黔首焉。

赫連勃勃本號屈子。自改其姓云赫連勃勃。言輝赫與天連。殺人積其頭爲京觀。謂之髑髏臺。蒸土築城。錐刺入。即杖築者死。刺之不入。即鍛錐者死。其造器。射入甲者殺鎧匠。不入者殺弓匠。莫知所措。

梁周興嗣爲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鬢而兩目俱喪。及死。開視之。心如掬燥泥。

劉幽求自朝邑尉爲中書舍人。三日內拜相。

太宗謂虞世南一人有五絕。一曰博聞。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圖形凌煙。壽年八十一終。

公孫瓚既殺劉虞。則見有勝己者皆殺之。男子年七歲者不許入城。傳達皆用婦人。令語音雄者宣揚其命。

袁紹逼急。乃先縊其妻兒姊妹。然後自赴火而死。

魏武殘人性命。重伎藝。有一歌兒性甚慧。而聲響入雲。操愛其聲。未忍殺。乃於羣妾中求得二人。聲如歌者。密令教授。數月乃成。聽之。立殺其前者。

晉范粲、字明友。時齊王芳被廢。明友哭甚慟。因不仕。景王輔政。召之不赴。稱疾佯狂不言。足不履地。人不聞音。家有婚姻諮訪之。合意者即色不變。否者即臥寢不安。家人以此候其旨於所寢之車。

唐狄仁傑爲安撫使。除去淫祠一千二百所。

張巡守寧陵。事急。心孤。每戰。喊一聲。即鴈數行飛逆。阮籍居母喪。有吊客至。籍哭。即嘔血。伏雞滑澆。

時苗爲壽安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牧長聞之。不能制。

季孫相魯。家無衣帛之妾。櫪無食粟之馬。

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

唐高祖起義并州。弟三女柴紹妻。聚兵鄠杜間。以應高祖。高祖登位後。封平陽公主。號娘子軍。克著勳績。

獲封邑。不因夫子者。葬用鹵簿自此始。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旦而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理國。賢可恃乎。

常摐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能無教語弟子乎。摐乃大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柔耶。齒亡乎。曰。亡。豈非剛耶。摐曰。天子事盡矣。

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拘之。果手刃其夫者。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

則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有奸也

隋朝徐德言妻陳氏叔寶妹因懼亂不能相保德言乃破一鏡分之以爲他年不知存亡但端午日各持其半鏡於市內賣之以冀相合至期適市果有一破鏡德言乃題其背曰鏡與人俱至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餘七月輝時陳氏爲楊素所愛見之乃命德言對飲三人環坐令陳氏賦詩一章即還之陳氏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素感之乃還德言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妻又自羞恥兄即與其妹上崑崙山呪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於煙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友而賢俱詣道途其遇風雨糧盡計不俱存角哀乃併糧與伯桃得濟角哀入空樹中餓死